



不成样子

BUCHENGYANGZI 胡尹强  著

不成样子

BUCHENGYANGZI

胡尹强 □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成样子 / 胡尹强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80225-607-1

I. 不…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3908号

不成样子

胡尹强 著

责任编辑: 熊娉婷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北京捌零后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3千字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07-1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

春天是倦慵的。晚上总是似睡似醒，仿佛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模模糊糊地连成一大片。醒来了，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似睡非睡。上午听课，很想伏在课桌上打瞌睡，可惜我不能带这个头。现在午睡了，偏偏又一点睡意也没有。软绵绵的春风，从窗口涌进来，夹带着花儿幽淡的芬芳。我不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荡神驰。窗外蓝莹莹的苍穹，浮漾着一朵朵、一缕缕婀娜多姿的白云，也懒洋洋的，倦慵如我的肢体。似乎在渴望着什么，却又不知道渴望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悄悄叹了一口气。

“起来，姑娘们！”刘蓓风风火火走进寝室就喊，“我侦察过了，星期六午睡时间浴室开放，大家都还不知道，一个人也没有呢！”

“姑娘们，寝室长的主意不错。”睡在我对面的丹霞坐起来响应，“待一会儿，大家都拥来，屁股挤屁股，还能痛痛快快洗澡吗？萌萌，你睁着眼叹什么气呀，快起来洗澡去！”

“丹霞，刚才我明明听到是你连叹了三口气，怎么反而栽给我了？”我一边反击，一边寻找换洗的内衣裤，“姑娘们，响应寝室长的号召，机不可失，快快行动吧！”

“睡猫，听到了吗，萌萌说快快行动呢。”我一响应，刘蓓越发来劲了，“睡猫，起来起来！全寝室集体行动！”

夏瑾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夏瑾不光有一张猫似的扁圆脸

蛋，而且贪睡。早晨起床做早操，刘蓓又喊又推，她才起来，一边嘟嘟囔囔抱怨刘蓓是催命鬼，一边双手猫洗脸似的揉着眼睛、脸蛋，就得了个“睡猫”的绰号。

“寝室长，你就不能饶了我？”睡猫并不睁开眼，身子向墙里壁一卷，双手掩住耳朵，嘟囔着，“洗澡又不是早操，用得着集体行动吗？对不起，姑娘们，我可只想睡个好觉。”

刘蓓要去拉夏瑾。我拦住她。

“可怜的睡猫，总睡不醒，我们走，就让她睡个痛快吧。”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最后一次了，在我的眼前——”刘蓓用她特有的夸张做作的调子，朗诵起普希金的《致大海》来。

“行啦行啦！”夏瑾猛地坐起来，“刘蓓，我去还不行吗？元旦文艺晚会上，你的《致大海》已经激动得我全身的汗毛一次又一次肃然起立，现在你的《致大海》又赶走了我的睡意，刘蓓，我算服了你啦！”

大家笑了。刘蓓满脸放光，两只分得太开的眼睛环视大家，得意地说：

“怎么样？诗歌就是魅力无穷！”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无论是班级还是系文艺晚会，刘蓓都要朗诵诗歌。节目单上不安排，她也会自己上台。一上台，就哄笑声、嘘声四起，朗诵结束，更是一片喝倒彩声，她却一概认作是对她演出的捧场。去年，她加入了校话剧团，虽然只是躲在幕后提词，连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都没有摊上，然而，外语系加入校话剧团的，只有她一个，她的自我感觉更好了。

浴室里果然只有我们几个人。这是四月末，脱光了衣服，姑娘们都冻得缩着身子，抖抖索索。一排莲蓬头同时喷着热水，淋着大呼小叫的姑娘们光洁的胴体，浴室里顿时弥漫着雾蒙蒙的水蒸气，姑娘们也暖过身来了。丹霞挺起胸脯，让热水冲刷着坚挺的乳房，发出快活的呻吟，轻轻哼起新学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来。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不浪漫！不浪漫！”刘蓓喊，“这是浴室，没有月光，没有轻轻唱的风儿，只有光着身子的姑娘们，一点也不浪漫！”

“没有月光，没有轻轻唱的风儿，就不浪漫了？刘蓓也太教条主义了。”我说，跟着丹霞大声唱起来。

姑娘们都大声唱起来。刘蓓大笑着，也唱了。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夏瑾猫儿似的轻捷地闪过来，笑嘻嘻地和丹霞并肩而立。

“丹霞，你把两只奶奶挺得这么高，想和我比谁的奶奶漂亮吗？比脸蛋，我没有你漂亮，可比奶奶，你可不如我！你看我的，像两只发得多好的馒头。圆锥形的就是不如馒头形的漂亮嘛。萌萌，你来做裁判，刘蓓，你们也过来，我们比比看，谁的乳房最漂亮？”

“夏瑾，你真也不害臊，说不定一会儿就有别的系的姑娘来洗澡了，看着你们这样疯闹，才好笑呢。”

夏瑾跃到门后，插上插销。

“我们的团委书记怕影响不好，现在门关死了，总可以比了吧？同寝室都三年了，谁没有见过谁赤身裸体呀！又没有男同学，怕什么！”

“别争了！别争了！”刘蓓双手卡着我的腰，头顶在我背上，把我推到丹霞和夏瑾之间，“当之无愧的冠军在这里呢。你们看，萌萌的两只奶奶，又高又挺，洁白如玉，细腻如凝脂，不要说你睡猫，就是中文系美女，也没有一个比得上呢。”

“刘蓓，你要死啦，快放开我！”我痒得直笑，拼命挣脱。

“刘蓓，你真扫兴，”夏瑾嘟哝道，“我是让萌萌做裁判的嘛！萌萌是冠军，一年级就已经有定论了。她往我面前一站，我还敢比呀？不比了不比了！”她忽然又高兴起来，双手一拍，喊，“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萌萌已经是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副主席了，可男同学非选她连任团支部书记不可，去年改选班长，男同学又要萌萌当班长，你们猜，这是为什么？”

“萌萌群众关系好、威信高呗！”

“刘蓓呀刘蓓，你怎么总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怎么就不想想，萌萌为什么群众关系好、威信高？”

丹霞似乎知道夏瑾要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

“知道就说嘛，卖什么关子呀。”刘蓓性子急，憋不住了。

“萌萌长得漂亮呀！萌萌往黑板前一站，挺着高高的乳房，长睫毛忽闪忽闪的，男同学们早已个个心荡神驰，能不选她吗？”女伴们齐声喊起“乌拉”来。我捧起半脸盆水去追夏瑾，夏瑾躲到丹霞身后夸张地喊：“萌萌，饶命！”

我不过是说出事实。我就不相信，如果你是个丑八怪，你的群众关系能这样好？”

我知道，夏瑾的话有一半是实情。我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能够和不同思想、不同性格的人保持融洽无间的友好关系。无论上级领导，还是班里的同学，都喜欢我，乐于和我接近。不管我到哪里，我都能毫不费力地营造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生动活泼的场面。我早就感觉到，这一切，一半得力于我的漂亮，我的女性魅力。

童年，谁都说我像个洋娃娃，哪个老师都喜欢我。到初中一年级，从男同学悄悄向我投过来的带着几分大胆、几分羞怯的目光中，从偶尔也刮到我耳畔的男同学们背后对我的悄悄议论中，我开始意识到我长得漂亮。虽然我不承认，心里却明白，这是男同学们乐于拥戴我做班长的重要原因，至少初中是这样。每次选举，男同学全票选我，女同学却总有一两个不给我举手。

进入初三，我已经是全班女同学中个子最高的，一米六三，而且一天天丰腴起来。每天上学、放学，一天四次走过百货商店——县城唯一的一排玻璃橱窗，我总要悄悄地审视我映在玻璃橱窗里的身影。常常的，我会站下来，装作被橱窗里的某件新奇的商品吸引住了，其实一连几分钟欣赏的，只是映在橱窗里的我自己的身影。一边欣赏，一边不断地追问自己：我真的漂亮吗？男人们追踪我的目光如此异样、灼热，就是因为我长得漂亮吗？在不断的审视和追问中，我有了自信。我自己也觉得自已很可笑，可这是事实。

高挑丰腴，四肢匀称，两腿修长；脸蛋白皙，皮肤细腻，和乌黑发亮的马尾辫相映衬；清澈的大眼睛顾盼生辉；越来越丰满的胸脯，总是成为路上男人们的目光追踪的焦点。我虽然在心里直骂他们低级趣味，然而，凭良心说，我并不讨厌这种目光，要不，我为什么偏偏迎着这种目光骄傲地扬起脸、挺起胸脯呢？我常常关上房门，一个人在宁式大衣柜门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反复欣赏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多笑。笑起来的时候，两颊的小酒窝忽隐忽现，显得格外妩媚，格外姣美，连我自己都喜欢。生活中确实有许多开心的事情，不时也会遇上滑稽可笑的，令你忍俊不禁。我常常开怀大笑。

那一年，我十五岁。那个年龄的少男少女，谁都会悄悄做出荒唐而又可笑、令自己脸红心跳的事情。

我渐渐成熟起来。虽然橱窗里的映像仍然很有诱惑力，我还是会忍不住放慢脚步，悄悄投上几瞥，然而，我毕竟学会了用理智驾驭我的女性魅力。我大方地展示我的女性魅力，却又不显得轻佻，不让人想入非非。光靠女性魅力是成不了大事的。

女伴们又开始拿刘蓓寻开心了。

“刘蓓，周末了，老杨又要找你幽会了？”丹霞逗笑道。

刘蓓不漂亮，可也不算难看。也许就因为她的夸张做作，班里的姑娘都有小伙子追求，都有了男朋友，只有她，小伙子们望而却步，这使她又失望又伤心。寒假里，她姑妈给她介绍了男朋友，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班的小伙子。上周末，男朋友到学校来看她。深夜十二点过后，刘蓓才回寝室。可她不上床，哼着歌走来走去，撞倒了两张凳子，把姑娘们都吵醒了。

“刘蓓，暑假要结婚了？”丹霞揶揄道。

“他真的向我求婚了，还说暑假他毕业就结婚。可我说，总得等我毕业呀！”

“那你为什么这么激动，过了十二点还唱歌？”

“太兴奋、太刺激了！真的，你们摸摸看，我的脸现在还火烧一样呢！”

女伴们嘻嘻哈哈逗着，刘蓓就把和老杨幽会的细节坦白出来了，大家足足笑了个把小时。

“他是要来，我说，来回十来个钟头火车呢，太辛苦了。”

“你让他亲嘴，又让他摸奶奶，辛苦什么呀！”

“你，懒猫，你，丹霞，你们敢不敢对天发誓，奶奶没有让男朋友摸过？”

丹霞和夏瑾仿佛被人搔到了痒处，笑成一团，蹲在地上。姑娘们越闹越来越劲了，还不知道会疯成什么样子呢。

“睡猫，你也疯够了，别再逗刘蓓了。”我想帮刘蓓解围。

谁知刘蓓一点不领我的情，反而把丹霞、夏瑾招呼在一起，分得过开的双眼警惕地盯着我，轻声嘀咕着什么。她们瞅着我，一齐大笑起来。

夏瑾起哄了：“刘蓓，不要怕萌萌，说出来！”

丹霞也跟着起哄：“刘蓓，萌萌敢动手，我们给你保驾！说呀，刘蓓！”

刘蓓闪到丹霞身后笑嘻嘻地瞅着我。“我没有说你坏话。我只是说，你在普师就和卓雨山好了，都恋爱了五六年啦，奶奶这么漂亮，是卓雨山摸的。”

“刘蓓，狗咬吕洞宾，你要死啦！”

我捧起半盆水，用力泼过去。大家笑闹成一团。敲门声响起，大家这才敛住笑声，回到水龙头下。丹霞拨开插销，进来三个只戴着胸罩的外系姑娘。

我开大水龙头。十来支水线，冲刷着乳房上的肥皂沫。乳房硕大、洁白、细腻，富于弹性，颤巍巍地高昂着。这和雨山有什么关系？普师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我和雨山恋爱了，然而，直到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大学一年级，也只是互相抚摸手和脸颊。后来呢，碰碰嘴

唇，就算接吻了。去年春天，我们才懂得真正的接吻。有几次，也许是三四次吧，隔着衣服，他把手放在我的胸脯上。我感觉到胸脯有一种触电似的异样的感觉，出于矜持、害臊，我轻轻拂下他的手。哦，如果现在他就站在我的面前瞅着我，把手放在我的乳房上，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的心怦怦直跳，全身臊得像火烧。一种酥痒的感觉，电流似的涌向全身。乳房更坚挺了，蔷薇色的乳晕上绽起一颗颗的小疙瘩，乳头也尖硬起来。身子软软的。陌生的渴望。

隔着白蒙蒙的水蒸气，我悄悄瞅着女伴们。她们谁也没有察觉我的心思，我松了一口气，迎着莲蓬头，仰起脸，挺起胸。温柔的水流，从脸颊流下来，流过乳房，惬意极了。

阳光明媚，校篮球锦标赛赛场上，中文系和体育系冠亚军决赛就要开始了。

我带着女伴们去球场给中文系做拉拉队。刘蓓最热心，因为她是外语系唯一加入校话剧团的，话剧团绝大部分是中文系的同学，刘蓓对中文系就特别有感情。班里的大部分男同学和外语系篮球队的小伙子们也早已等候在球场边了。外语系是个小系，篮球队实力薄弱，第一仗偏偏就碰上体育系，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我这个拉拉队队长不管怎样卖力，拉拉队也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在小伙子们分明希望中文系能够给他们出口气，教训一下体育系这帮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愣头青们。我挺理解小伙子们的心情，和他们一招呼，就组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庞大的拉拉队了。

雨山在球场里做准备运动。我一出现在球场边，他的手悄悄一扬，向我打招呼了。这一细小的动作，当即被我的女伴们发现。刘蓓平日虽然反应迟钝，也许因为她正在恋爱的缘故，情绪始终处于亢奋状态，对这种细节就格外敏感，首先发出一声夸张的尖脆的“乌拉”声，接着就双手卡住我的腰，头顶在我背上，想把我推进球场。其他女伴也跟着起哄，“乌拉”声不断，我再老练，脸上也不觉飞起了羞赧。

大学校园里，我和雨山也是一对著名的情侣。一个是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副主席，一个是中文系体协主席、校篮球队主力中锋，能不惹眼吗？然而，我们的著名，是我们的角色引人注目，就亲密程度而言，和去年进校的几对中文系情侣比较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中文系一年级，很有几对形影不离的情侣，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寝，都黏得难分难解。一起排队打菜，同桌吃饭，一同洗碗，并排听课，走在校园里，更是抱肩搂腰。起初，我也觉得太招摇了，后来一想，苏联小说和电影中的青年男女不就是这样的？

我和女伴们不时到苏联专家楼找爱伦娜聊天。爱伦娜只比我们大三岁，俏皮的翘鼻子，蒙着一层雾似的蓝眼睛，一头浓密的金发绾成一个松松的发髻堆在头顶。如果不是一脸雀斑，爱伦娜简直太漂亮了。她住在一楼，屋前有个小庭园，花架上挂下一串串的紫藤。

“苏联大学生的生活，真的像你们的小说和电影里那样浪漫？”我问爱伦娜。

爱伦娜发出一阵咯咯的大笑。她笑起来的时候格外漂亮。松松的发髻颤抖着，仿佛就要松开，笼着蓝眼睛的雾气散开了，妩媚极了，迷人极了。

“我们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比电影和小说里的要浪漫得多呢。你们中国的青年人，把自己管得太严、太死板了！”

雨山没有说出来，可我感到，他渴望我们更亲密些。我也不是没有这种渴望，可我毕竟是团委和学生会的主要干部，在这种事情上不宜太出风头。

两支球队势均力敌，比赛紧张激烈。雨山是一米七六的个头，也算高了。可体育系的中锋竟比雨山高出十公分，死死缠住雨山，想把雨山看死。可惜他拙手笨脚，一点也不灵活，总是被雨山的假动作一晃两晃就摆脱了；在篮下几次奋力跃起扑向雨山，也总是扑了个空，反被雨山从容上篮得分。雨山精彩的表现，不断博得外语系的姑娘们连声“乌拉”的喝彩，球场边掌声不绝。

春意融融。雨山穿着白色运动裤、白色运动背心、白球鞋，一个冬天没有晒太阳，原先晒成棕色的皮肤褪白了，浑身淋着汗水映着灿烂的阳光，熠熠生辉。雨山像一头白色的猎豹，在布满篮下的穿黑色运动服的体育系球员中，闪进闪出，谁也拦不住他。中文系压着体育系打。上半时结束，中文系超出体育系八分。外语系的姑娘和小伙子笑逐颜开。

中文系的球员们在我斜侧相去三四步的球场里围成一个圆圈，商量下半时的对策。丹霞示意我给雨山送手帕擦汗水，刘蓓再一次想把我推进球场。她们已经发现，我带的不是平时常用的麻纱手帕，而是一块毛巾手帕。如果不是女伴们打闹取乐，我早已上前把手帕递给他了。可现在我倒有些犹豫起来。一片打闹声中，是不是太惹眼了？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中文系的姑娘们已经把一条条毛巾分送给队员们了。雨山一边擦拭着脸上肩上的汗水，一边又向我做了个手势。女伴们又一齐哄笑起来，哄笑声中，刘蓓带着夸张和做作的尖叫声高高地扬起来。我扭扭捏捏，姑娘们就会越发来劲；我大大方方，姑娘们也许就偃旗息鼓了。

“雨山，你们的战术是对头的，”我走向雨山，说，“下半时就是要坚持这样打！你带球突入篮下，引他们来封堵，再把球传给泥鳅中投……”

“萌萌，真看不出来，你还能做场外指导哪。”泥鳅笑道。

女伴们果然不再哄笑，一齐呐喊：“中文系必胜！中文系必胜！”我从侧面悄悄地欣赏雨山挺拔矫健的身姿，惊喜和自豪使我的心痒酥酥的。宽肩窄腰，胸肌结实匀称，两腿修长，充满活力。我的目光不觉停在紧裹他臀部的运动短裤的两腿间鼓鼓的兀突上。我用手帕抹了抹脸，回头瞅了女伴们一眼。她们正在交头接耳，好像在议论和我无关的什么。我定了定神，目光情不自禁又回到他的两腿之间，下意识和他的队友们比较着。也都兀突，可就是没有他兀突得厉害，却并不妨碍他比他们更灵活、更有力。男人真是不可思议。

在家里度过的进入师范的第二个暑假，真是漫长的暑假，漫长得仿佛没完没了似的。夏夜，睡下去，闭上眼，脑海里就放电影似的闪出上学期末我们班和甲班篮球友谊赛的情景。雨山满场奔跑，一会儿一个漂亮的抢断，带球闪过对方后卫，切入篮下，两分；一会儿中距离跳投，又是两分。全班同学都为他鼓掌，我的手掌都拍疼了。我目不转睛地追踪着他的身影。上身赤膊，油光锃亮的棕色胴体汗水淋漓，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我吃惊地发现，他竟变得如此健壮、匀称啦！进校的时候，他只是个瘦高个子，得了个“竹竿”的绰号。大落落的眼眸带着几分忧郁，脸色苍白，分明营养不良。虽然和他谈过几次话，可只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只是履行团支部书记的职责，我很少注意他的形体变化。这一发现，实在令我惊异不迭。我目不转睛地欣赏他，不禁暗暗赞叹：几乎无懈可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目光竟停在他的两腿之间：鼓鼓的兀突着。吃了一惊：如此兀突，怎么可能呢？初三的时候，我带着一种犯罪感，心怦怦直跳，偷偷看了妈妈书柜里《解剖生理学》、《两性生理卫生学》中男性生殖器官的插图，其中最大的一幅占了整整一个页面。亚亚穿开裆裤时，我见过，也还能回忆起模糊的印象。怎么可能有这么鼓鼓的一大堆呀！我的心突突地跳，脸颊火烧火燎，心里直骂自己低级趣味、下流，还是团支部书记呢！还好同学们都被比赛吸引住了，没有发现我的下流。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和队友们围在一起，商量怎样看死甲班那个绰号叫“小毛驴”的神投手。我走过去，递给他们每人一条擦汗的湿毛巾，目光却悄悄就近逐一比较他们的两腿之间。都鼓鼓地兀突着，然而，谁也没有他兀突得厉害。是这样吗？是这样，一点没错。躺在身边的妈妈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天井紫竹丛里两只蟋蟀一唱一和，发出欢快的长鸣。我的心怦怦直跳，两颊烧得厉害，怪舒服地蠕动着身子。这个暑假，我知道了什么是失眠。

体育系毕竟是体育系，人高马大，体力充沛。最后五分钟，他们看出中文系队员体力不支，突然改打人盯人全场紧逼。比分逐渐追上来。最后一分钟，

他们反以一分超出。雨山带球左晃右闪直冲对方篮下上篮，高个子猛扑上来跃起盖帽。雨山身体已经失去平衡，还是把球投出去了。高个子的手掌拍在雨山的手背上，发出一声脆响。球在篮圈上转了两个圈，掉了下来。雨山灵活地转身跃起抢到球，在三个体育系球员的夹击中，用身体护住球，冲着裁判大喊：犯规！罚球！裁判却一声哨响，宣布比赛结束。雨山把球恶狠狠地向地上一掷，球弹得半天高，他冲着裁判吼叫起来。

“不公正！”刘蓓一声尖叫，冲进球场，指着裁判的鼻子怒不可遏地喊道，“就是不公正！你是瞎子？明明打手了，也看不见？你是聋子？啪的一声，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听不到？你瞎，你聋，还做什么裁判？”

人们纷纷拥进球场，球场一片混乱，嘘声四起。外语系的拉拉队有节奏地喊着：“不公正！不公正！”我眉尖紧蹙，瞅了好一会儿，吩咐丹霞把刘蓓劝开。我把雨山从人丛里拉出来。

“你冷静点。你是系体协主席，裁判不公正，以后在适当的会议上提出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闹起来影响不好。算啦算啦！泥鳅，我也认为是裁判偏袒，打手犯规是有目共睹的。可重新比赛也不现实。以后找个机会，你们再比赛一次，这次嘛，我说，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中文系虽败犹荣！”

裁判是体育系的青年教师，在一片嘘声中也手足无措了。我只好替他解围，息事宁人地说：“张老师，也不能全怪你，看走眼总是难免的。只是，你是体育系教师，大家自然会当作偏袒、不公正。总结球赛组织工作时，你可以提出来，作为教训：越是关键的比赛，越是应该请中立的裁判。好啦，同学们，这只是组织工作的疏忽。”

我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雨山有这样光彩夺目的灯塔照耀，也只好虽败犹荣喽。”泥鳅笑道。

大家一齐哄笑起来。我的脸刷地涨红了。半个月前，一次民主党派鸣放座谈会上，中文系一位名教授、学校的副校长说：共产党员总是摆着一副灯塔脸孔教训人。后来在校园里传开了，“灯塔脸孔”就成了新词汇。

“泥鳅，人家给你做拉拉队，喉咙都喊哑了，你还攻击我，太不友好啦！”

“不要误会嘛，萌萌，我只是眼红雨山福气太好了呀！”

我在校门外小河边的柳树下等雨山。小河在晚风中漾起微波，映出夕阳耀眼的金碧辉煌。河畔一排柳树，披下长长的柳枝，被夕阳照成金色，在晚风中温柔地飘来荡去。柳荫下是悠闲地散步的人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成双捉

对。一对中文系最惹眼的情侣，男的瘦高个子，女的背后拖着一条长过腰际的辫子，也颇有几分姿色。他们在背后交叉搂着对方的腰，女的还把脸偎在男的肩上，旁若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去。开始是有些看不惯，看多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出格。我和雨山在一起，常常也有这种情意绵绵的冲动，不同的只是他们表现出来了，而我们控制着、压抑着。如果我不是团委副书记，也许也会这样依恋着雨山的。泥鳅说我是照耀雨山的灯塔。灯塔虽然光彩夺目，给轮船导航，可毕竟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灯塔是人操纵的，灯塔不会爱上人。我是雨山的灯塔吗？

雨山聪明，学习基础好，对付学业毫不费力。他是班级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大家选他做队长，他身体力行，办事干脆利落，一丝不苟，在球队里和大个子男同学中有很高的人望。上学期期末那场球赛后，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卓雨山，下学期你应该出来竞选体育委员。”开学几天，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魂不守舍，丢三落四，似乎在期待什么，却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上课也总是走神。我本来应该告诉他，开学第一次支委会已经把他列为培养对象，还决定推荐他出任体育委员。可一想到要和他个别谈心就发慌，一直拖到改选班委会那天的晚自修，都没有和他谈。我是团支部书记，改选班委会由我主持。我把班长、副班长、班委等职务写在黑板上，就鼓动同学们上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想竞选的职务下。出乎我的意料，他抓抓头皮，第三个上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体育委员”下面。后排的大个子男同学用一片掌声支持他，女同学和小个子男同学却都把疑惑的目光投向我。向来沉着老练并且以此自豪的我，心乱起来。如果没有女同学和小个子男同学的支持，他会落选的！我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发表了一篇支持雨山竞选的即兴演说。雨山全票当选。全班掀起早晨长跑的热潮，课间操也秩序井然，课外活动更是生动活泼，人人上操场。两个月后，他入了团，我是介绍人。

我是全班女同学中最高的，坐在最后一排，和他的位子只隔一个走道。上课的时候，我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悄悄地欣赏他脸部的侧影。人中和嘴唇的线条清晰有力，下巴轮廓鲜明，显出一种男子汉的刚毅和果断。我觉得，他也在悄悄窥视我。我竭力在脸上显出最妩媚动人的微笑。偶尔，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都连忙闪开，都涨红了脸。同学们就开玩笑说我们谈恋爱，闹得我们很狼狈，在教室里都不敢说话了，玩笑却反而变本加厉。

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是他政治上的引路人。虽然他比我大了几个月，什么都听我的，连约会也是我决定的。我真还有点像是他的灯塔呢。这是我从小说里看来的：男人的自尊心比女人更敏感，更强烈，也更脆弱，更容易受伤害。

如果在我们的爱情中他觉得受压抑，一切都由不得他，如果我只是他的灯塔，他会有幸福感吗？

这会儿他出了校门，向我大步走来。不管人群如何熙熙攘攘，我总能够很快找到他。我迎上去，瞅着他刚洗了澡湿漉漉的头发，嫣然一笑。

“看过《宋彬彬外传》第五回了吗？”他说。

“洗澡回来的路上看了。这第五回呀，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细节最丰富、描写最栩栩如生的，二十几张大字报，里三层外三层挤着看，笑声此起彼落，还有人大声朗诵，大声评论，我都挤着看了一身汗呢！”

宋彬彬是雨山的同班同学，另一个校团委副书记，还兼着班团支部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原来是小学教师，爱人是省军区的一位处长，南下干部。连年评上省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共产党员，当选为团省委委员，保送来大学深造。凭着她是团省委委员，又来自中文系这样的大系，团委书记也得让她几分，她总是充当发号施令的角色。在寝室里，女伴们总是预言，毕业了我会肯定会被分配到团省委。我总说，我还是喜欢做教师。我很明白，毕业分配即使有团省委的名额，也属于宋彬彬，我无法和她竞争。我和团省委的领导也有一些接触，他们也颇赏识我的工作热情和组织能力。可是，这些在毕业分配中大多是不起作用的。我喜欢做共青团的工作，进团省委做共青团工作者是我的企盼。我只把企盼藏在心里。长期的学生干部生活，把我磨炼得既理智又现实。不是十拿九稳的，藏在心里想想是可以的，说出来就是想入非非，就可能招来麻烦。

春意越来越浓。经过层层发动，鸣放全面展开、不断深入。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各级学生干部，特别是各系握有实权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和校团委出头露面较多、红极一时的团委委员们，差不多都成为大字报批评和讽刺的对象。由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的马晨星执笔，雨山班的全班同学集体创作的《宋彬彬外传》，用大字报形式在校园里连载。新的一回出来了，大字报前人头攒动，笑声不绝。宋彬彬遭讽刺了，我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不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我担心有一天这种讽刺也会落到我头上。然而，我用不着体验这份难堪。迄今为止，我是唯一没有遭到大字报讽刺的团委委员。我有了新的自信。我朦朦胧胧感觉到，前面再也没有障碍，我离企盼越来越近了。既然有鸣放，就也得有整改吧？进入整改的时候，在修复党群关系上，我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不时出现在脑海里、暂时还模糊不清、也许不久就会明朗的前景，令我怦然心动。

“萌萌，你知道这一回为什么格外精彩吗？所有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细节，

大都是陈建明提供的。陈建明跟宋彬彬跟得最紧，自然也最了解宋彬彬。有了他提供的细节，老马的妙笔生花才有用武之地！陈建明说，他算是看清楚宋彬彬的政治品质了，也有一肚子意见要鸣放。揭发宋彬彬鲜为人知的丑闻，就是他参加鸣放的第一个实际行动。他还说，如果党委在鸣放问题上再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他就主张向省委请愿。”

陈建明是雨山班里的班长，我认识。雨山是副班长的时候，陈建明是支部组织委员。肃反运动中，陈建明是宋彬彬的心腹，最得力的左右手。肃反后干部调整，陈建明取代李群成了班长。

“雨山，陈建明和李群不同，”我提醒道，“这个人精明能干，可也滑头，你不要和他太接近。”

“陈建明和李群是两种人，这我还不知道？可看清了宋彬彬的政治品质，起而揭发她，这是好事情。女同学说，宋彬彬看了第五回，躲在寝室里大哭了一场，午饭也没有吃，悄悄逃回家去了。”

“向科学进军嘛，党保送你上了大学，作为主要的学生干部，就得做努力学习的模范，基础差也得咬紧牙关赶上去，怎么能千方百计要求教授在评分上特殊照顾？时间不够用，就放弃一些社会职务嘛。做了团委副书记，何苦还要在班里兼着团支部书记？支部大会全票选我继续担任团支书，我坚决推辞了，我的威信不是反而更高了？”

“就是嘛！大小权力都要抓在手里，不通过她，班里就什么事也做不成。那会儿我做副班长，职权范围里的工作，我当然有权决定，她就指责我组织观念不强。把我弄到系体协去了，又把李群也弄到系学生会去，班里就成了她的一统天下了！这不，也有坐不稳一统天下的时候！”

刚进入大学，雨山被指定为副班长，这当然得力于师范推荐上大学的政治鉴定。那个政治鉴定是我写的，班主任老师只是抄了一遍。一学期后通过选举连任副班长，则是由于他工作一丝不苟和身体力行，由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

夕阳的余晖中，我们翻过小龙山，沿着湖畔向南山公园缓缓走去。游人不少，只是熟悉的面孔少了。我挽起他的胳膊。

“算啦，雨山。你在体协工作得心应手，也不错嘛。肃反那会儿，你是副班长，却被排除在三人领导小组之外，尴尬不说了，我日夜为你提心吊胆呢！宋彬彬随时可以找个什么借口——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一句什么话呀，一段没有表达清楚的文章呀——没完没了地整你呢。”

“头一次班干部会议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对她反感，就提防着她。”

“还好你提防着她，还好她抓不到你的什么把柄。只要给她抓到那么一点，再往你的家庭出身上一挂，好啦，你怎么也招架不住的。哦，想起来了。反胡风运动，老马差一点成了胡风分子；肃反，又差一点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老马写《宋彬彬外传》，多少也是出一口气的个人情绪吧？”

“情绪是有的，可不是老马个人的，应该说是群众的情绪。反胡风和肃反接连挨整，差点戴了帽子，老马很消沉，诗、小说也不写了。鸣放开始，他沉默，李群动员他，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我没有什么可鸣放的。’上个月，校党委原文宣读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演讲的记录稿，老马激动了，说听宣读的时候，他几次感动得都要流眼泪了。毛主席的民主意识多真诚，胸襟多宽广哪！他一夜没有睡。第二天，他说他想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写宋彬彬，全寝室同学都支持他，给他提供材料。旁边寝室的同学也拥过来凑材料……头两回，大字报后面都有整整一页签名，全班同学，只除了宋彬彬的三四个死党，都签了。到第三回，李群说，每次都签名，等这个，等那个，太麻烦了，就署名中文54（2）班集体创作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都参与创作了，还不是集体创作？每一回创作完成，抄大字报，张贴大字报，都是全班同学争先恐后帮着张罗的。”

“宋彬彬攫取权力的欲望太膨胀了，这是咎由自取。肃反结束了，一次团委开会结束，走出会议室，宋彬彬对我说：‘我想推荐卓雨山担任系体协主席，萌萌，你说呢？’我明明知道她的用意是在政治上排挤你，让你只做事务性工作。可你是她的对手吗？我说：‘彬彬，还是你想得周到。’后来我就劝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专业学习上了。”

“萌萌，我终于敢向教授请教学术问题了！上午胡教授讲明代小说，课间休息时，我鼓起勇气走进教师休息室，向胡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教授作了简单的解答，我又提出相关的两个问题。教授笑了，说：‘卓雨山，我看过你打篮球，勇冠三军嘛，我还以为你只是篮球打得好，没想到你对学术问题还挺有想法的嘛。好，我们约个时间，今天我没空，明天晚上，到我家里谈，找得到吧？’我说：‘找到您的家不难，我担心的是找不到走进明清小说的门径。’胡教授挺幽默的，说：‘走进我的家门了，还怕进不了明清小说的门？’”

“好哇，雨山，多向胡教授请教请教，就找到进入明清小说的门径了。走慢点呀，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放慢步子，一手搂着我的肩。半透明的月色，掩映着湖畔垂柳下的小径，朦朦胧胧，无声无息，若有若无。藏在树荫里的路灯幽幽忽忽，时隐时现。湖面泛起晃晃悠悠的粼粼波光，凉风温柔地吹拂着我热烘烘的脸颊，春夜

仿佛一个温柔的梦想。我不觉把头偎在他的肩上。感觉真好，仿佛这个梦幻世界里只有我和他。想起中午洗澡时刘蓓说的话，我的身子软软的。从未有过的温柔的冲动，温柔的渴望。

“昨天下午的自由讲坛，你没有去听吧？嗨，真该去听听，精彩极了！全是说肃反运动的，一个个都说得眼泪汪汪。这么多人，这个是反革命，那个也是反革命，整了半年，整得昏天黑地，结果都不是反革命，能这样整人吗？”

“肃反那会儿，我的压力也挺大，有人到系总支告我右倾，在许大姐那儿碰了壁，又到校党委告我和许大姐。我就是不明白，大家都是同学，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了？当干部，别的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要我整人。你们中文系肃反搞得最厉害，自由讲坛的鸣放，情绪也大，也可以理解。不过，助党整风嘛，还是要和风细雨。”

“肃反的时候，和风细雨了吗？”

“嘿，你也挺有独立思考精神了嘛！”

我一直认定，雨山只是个实干家，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政治上却不太成熟。有时，我觉得他只是有意识地回避政治。涉及政治的事情，他都听我的。也许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想说。这个春天，我发现他对政治感兴趣了，而且很有些大胆的见解，还不时和我争论。我喜欢他的变化。我很满意此前我们恋爱的模式：他什么都听我的；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油然而生：如果他哪方面都比我强，如果是他征服了我，我的感觉是不是会更好？我是不是会更爱他？每当这时，我会觉得自己有点可笑。让他征服我？我才不干呢！

“大家好心好意提了那么多的意见，校党委至今态度暧昧，同学们越来越不耐烦了。老马他们都不想上课，已经在酝酿发动同学向省委请愿了。”

“我累了，找个地方坐坐吧。”

“跟我来，走这边。上次我们坐过的那片小草坪最好。”

“我知道你就想到那片小草坪去。”我搂着他的腰，笑道。

“你不喜欢？”

我的回答是把脸颊依偎在他肩膀上。游人罕至的公园深处，在绿篱和芙蓉花丛的包围中，有一小片只有一个狭窄出口的草地。

“泥鳅说，我是你的灯塔，没有刺伤你的自尊心？”在小草地上坐下来后，我说。

“泥鳅的嘴巴向来没遮拦，开开玩笑嘛。再说，你不光是我的灯塔，还是我的幸运女神呢！没有幸运女神冥冥中相助，我能有今天？”